

主编 / 季羨林

冬青树

林海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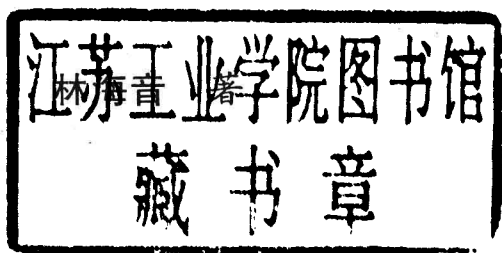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冬 青 树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冬青树 林海音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998.00 元

作者小传

【林海音】（1919— ）原名林含英，祖籍台湾苗栗。生于日本大阪，后随父母返台湾，又举家迁居北京城南定居。毕业于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曾任北平《世界日报》记者。1948年与丈夫到台湾，在《国语日报》任编辑。1951年任《联合日报》副刊主编，因刊登一诗有影射当局之嫌而去职。1951年起，正式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城南旧事》、《春风》、《晓云》、《灯心》、《婚姻的故事》等；散文集有《冬青树》、《作客美国》、《窗》、《两地》等；儿童文学有《我们都长大了》、《蔡家老屋》、《金桥》、《不怕冷的企鹅》等，广播剧集有《薇薇的周记》。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春	(1)
灯	(4)
阳光	(6)
友情	(11)
寂寞之友	(15)
冬青树	(18)
豆腐颂	(22)
窃读记	(28)
窗口的画	(35)
好日子	(38)
母亲的秘密	(43)
阿太婆的故事	(50)
今天是星期天	(56)
六百三十五条龙	(63)
平凡之家	(66)
苦念北平	(69)
访母校·忆儿时	(73)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歌谣周刊	(79)
看象	(85)
“雅舍”的主人	(94)
敬老四题	(98)
老舍的关坎和爱好	(110)
我的写作历程	(114)

日

录

春

有一位老婆婆，年年的除夕要我给她做一件事，她拿来一叠红纸和笔砚要我“写春”。裁成大小形状不同的红纸上，我用蘸饱了墨汁的羊毫笔，竟也痛快淋漓地挥毫一番。当我每次写下那“福”字“春”字的时候，心里不免想到，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个守着旧习惯的老婆婆的话，像我这一代的人，在目前的这种生活下，怎能有机会练练毛笔字呢！我的毛笔字虽有如春蚓秋蛇，但我还是很高兴写，它使我温习了旧的年月。

但是去年我给老婆婆拜年时，忽然想起了我似乎还有件什么事没有做吧，以为是老婆婆忘了呢，便问她说：

“伯母，你今年忘了叫我写春了啊！”

她拍拍我的肩笑说：“我叫我阿文写了！以后就可以不麻烦你了，真多谢你啊！”

我不由得惊奇地叫起来：“阿文会写？”

老婆婆说：“阿文进学校了呀，他会写字了呀！喏，你来看。”

果然；在厨房的灶台上，在饭厅的墙柱上，在卧室的门板上，各处都贴了那充满着稚气字体的红纸，老婆婆

的眼睛从去年就不太好了，所以贴也贴得歪歪斜斜的，但那却是包含了多么深切的意义啊！

阿文去年是七岁，刚进小学，今年就是八岁了，老祖母守着这个孙子过活，因为阿文的父亲死了，母亲常年住在娘家。可以说，老婆婆对于第二代的希望已经没有了，她的精神是依赖在第三代的阿文身上的。我常替她难过，想着这中间空落下的一段距离，怎么衔接得上呢？但是老婆婆并不气馁，她只是那样稳稳当当地过活着。祖孙俩没事闲谈时，我常听阿文对祖母说，长大了要如何如何的话，祖母也都满口答应下来，就仿佛一向寄望于儿子的一切，都会在孙子的身上实现。

老婆婆的人生观，无形中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想他们是生活在冬日里，却毫无怀疑地等待春日一天天接近，可不是，当阿文写下了第一个“春”字时，那不是已经接近了一步吗？

春天与希望是常被人相提并论的，但是我觉得应当再加上儿童——儿童·春天·希望，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我年底整理信篋，翻出旧信来看时，发现一封发黄的信，是某年师母寄给我的，那年我曾向她发了些牢骚，她立刻回信安慰我说：

经过这几次的变乱，不但你不是小孩子，而我更是垂垂欲老，完完全全的快乐，是不容易得到的，夫妻之间亦只有互谅互助，如果常去观察分析，不免自寻苦恼，何况我们都有我们神圣的职务——保护和

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能看见我们一生所希望所愿意做的事，他们能达到，能完成，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时间是那样的无情啊！

人生是有限的，希望却无穷，惟有儿童的地方，才有无限的希望，代代相延，这是一份活的财产。我们也许生活得并不如意，也许常常得个人的夙愿完全绝望，这世界是多么悲惨！但是看见孩子们天真烂漫的心智与笑容，便敢相信我们的世界仍有前途，仍有美的境界在。

今年我当然还是没有希望给老婆婆写春了，但是那春的意义却未失去，新年试笔，只觉春意盎然。

1961年元旦

春

灯

我们在劳人草草的生活中，的确把“友谊”这件事耽误了许多。平日因为公私两忙而不暇顾及友情之乐，可是偶然碰上清闲的夜晚，又会感到一种“暴风雨前的平静”的寂寞，希望这时闯进两位“不速之客”来，作长夜之谈。

施耐庵说：“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淡为乐也。吾人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徒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这是在承平之世的“道德的谈话”，所以有那么多的限制，在今天看来，未免与“言论自由”有所抵触。

林语堂先生在一篇《谈友谊》的文章里说过：“谈话的适当格调，也就是亲切浪漫不经心的格调，这种谈话的参加者已经失掉了他们的自觉，完全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怎样说话，怎样打喷嚏，把双手放在什么地方，

并且也不注意谈话的趋向如何。谈话应是遇见知己，开畅胸怀，一个人两脚高置桌上，一个人坐在窗槛上，又一个坐在地上，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坐垫，却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因为只有当你手足松弛着，身体位置很舒服的时候，你的心灵才能够轻松闲适。到这时候便‘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夜谈之乐，大抵在此。

这种种友情之乐的境界，我们完全明了而且乐于享受。只是在人世多忙的今日，碰上赶写稿子的夜晚，如有“不速之客”的闯入，也许会使主客局促不安。客人会进退维谷，后悔他今晚剩余的时间分配得不恰当。主人也有留客既难，逐客更不像活的感觉。

某年曾在洋杂志上读过一篇《寂寞的蓝灯》的小文，作者意思是说他提倡每个家庭的门前装上一盏蓝色的小灯，如果这个家庭在寂寞的夜晚欢迎“不速之客”来聊天、打牌的话，就把小蓝灯亮起来，好像一个“呼救”的信号，他的寂寞的朋友散步经过门前，看见了灯，就可以登门拜访。反之，如果这盏灯不亮，就证明主人今夜无暇，不必去打搅，可以到别处去找打光。

这种主张很新颖，假定台北市家家门前有这样一盏灯，不晓得每天晚上有多少盏在亮着？是晴天多呢，还是雨天多？是冬天多呢，还是夏天多？这准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统计。

1951年

阳 光

我的师娘从板桥乡下寄来一封信，她在信上说：

“我不信你在烦嚣嘈杂的台北会住得这么起劲儿，三番两次都请不动你。这里的杜鹃花早开了，我今年又把庭前美化一番，沿篱笆有一排美人蕉，进门的人行路也铺上了碎石子。你更想不到，我已经把你所讨厌的那两棵垂着长须的榕树给锯掉了，这么一来，你所喜爱的阳光便可以充分晒进这条宽宽的走廊。我在走廊的这头放一张书桌；那头摆四张藤椅和一个小圆桌。早晨我们母女三人坐在三张藤椅上沐浴阳光，——那一张空着，明明是等你，这个周末你如果再不来，你会后悔又失去一个可爱的春天。而且，清清和洁洁也真想念你。……”

我接到这封信时，已经是星期六的下午了，我把信塞进外衣口袋，赶紧找出一身睡衣来，就这么简单地只提了一个手提袋，赶五点二十分去板桥的火车。

在火车上独坐无聊，我又把师娘的信打开来仔细读着。师娘这几年显然老多了，记得去年她刚搬到乡下，我去时还从她头上拔下好几根白头发来。可是她永远这么富有风趣，说说笑笑和十年前没有两样，但是她目前

的情景和十年前却是不同了。

十年前在北平，如果是周末，你一定会在西城鲍家街的一所幽静住宅里发现我，那便是这位师娘的家。我的老师是画家兼酒家，他醒着和醉着，在我看来，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在学校里，我虽是图画课的劣等生，但在他府上，我却接受到师娘的宠爱，原因是在另一个学校教国文的师娘，有一天偶然到我们班上参观她的丈夫教学，竟无意中发现了像她死去的妹子的我。从此周末下课后我不回自己的家，却径向鲍家街的老师家去，和疼我的师娘盘桓到星期日的晚上，才恋恋不舍地回家来。

鲍家街的房子是一排五间带廊的北房，那条宽宽的长廊，真令人难忘！师娘爱布置房间，走廊也不放过，廊檐下挂着两盆麦冬草，长长的垂下来，廊前石阶长年摆着四季不同的盆景，是月季，也许是秋菊，廊下放着一张可以摇动的躺椅，我喜欢躺在上面，把三岁和五岁的清清、洁洁搂在身上，来回地摇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这里的阳光真可爱，它穿过长廊一直送进宽大的玻璃窗，刚好落在老师的画桌上。当老师挥笔作画的时候，师娘便放下了手中的针线或学生们的作文本，给老师调色、铺纸，我们就躲在窗前看，一看就是老半天，连清清和洁洁都乖乖地不会吵。这样一家人的生活，我至今想来，仍觉得十分的幸福。可是不知为什么，后来老师和师娘竟分了手，好像是老师有了另外的女人的关系吧，又好像没这么严重，总之，我那时还是孩子，没有深研究过这件事，只是听人家这么讲。我又听说老

师亲自送师娘和两个孩子上火车回南，竟像送一个常旅行的朋友一样，并没有一些儿女私情。后来年代久了，这件事被淡忘，大家也不再谈起。不过我一年年长大，反而对于他们的分居愈加不解，我不懂得师娘怎么会这样乐观大方，她好像完全没把那回事放在心上似的，既不怨恨也不悲观，我不信分居之时，我的师娘竟能自持若此……。

桥板到底不远，我手拿着信还在回想，却已经到站了。半年多没有来，车站也面目一新，刚站起来，车窗探进两张小圆脸儿，笑嘻嘻地喊我，原来是清清和洁洁姐儿俩来接车，两个小姑娘的个子已经赶上了矮矮的我，一边一个，连推带挤，我们才算出了车站。

穿过镇街还要走上一段田埂，才到她们的美其名叫做“别墅”的家。在路上两个小姑娘说，今天接了我三次。“这一次再接不到，”清清说：“我妈妈说明天要到台北跟你算帐！”我说：“好凶的师娘呀！我们嘻嘻哈哈走到时，已经暮色苍茫，‘别墅’在苍茫中模糊了，只见那高大的椰树在晚风中摇头，走近跟前，发现师娘正站在门前等待，她看见我来了好高兴。我说：‘不失信吧？师娘！’她捏着我的嘴巴说：‘小鬼！’”

乡下的生活要比都市提早两小时，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已经梳洗完毕，坐在廊下吃点心了，推开走廊的窗门，庭前美景立刻映人眼帘，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和师娘信上所描绘的，一些也不差！师娘指着廊下的阳光说：“这阳光怎么样？和鲍家街的差不多吧！”我抚摸着被晒暖的旗袍，低头看着走廊光亮的地板，心中

天还会来的，我们便这样分手了。……”

我更进一步地了解我的师娘，但也勿宁说，我是更进一步地了解我们女性吧！

1952年2月23日

友 情

似乎只有春夏两季的岛上生涯过得真快，一转眼间就是三年了。今天，白天听着巷子里叫卖枳柑的声音，晚上按摩的盲者又拖着木屐，吹着笛子从窗前经过，和三年前自基隆舍舟登岸后，借住在东门二妹家的情景一模一样。

邻居的一品红开得正盛，陪伴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树，在墙头迎风招展。在北平，这是珍贵的“盆景”，此刻正陈列在生了洋炉子的客厅里，和冷艳的腊梅并列。

想到了北平，便不能忘怀扔在那里的一大片，家搬到那里二十多年了，可留恋的东西实在很多，衣服器物，只要有钱原可以再购置，但是书籍，尤其照片，如果丢了就没有法子补偿。更可怀念是那一帮朋友——那一帮撇着十足京腔的朋友，他们差不多都没舍得离开那住进去就不想走的古城，现在不但书信不通，简直等于消息断绝。

这些朋友，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乡，有的兼有以上两种或三种的资格。我们从梳着两条小辫儿一同上学到共同做事养家，又到共同研究哺育子女方法，几十年都没有离开这城圈儿，现在却分居在两个世界里，